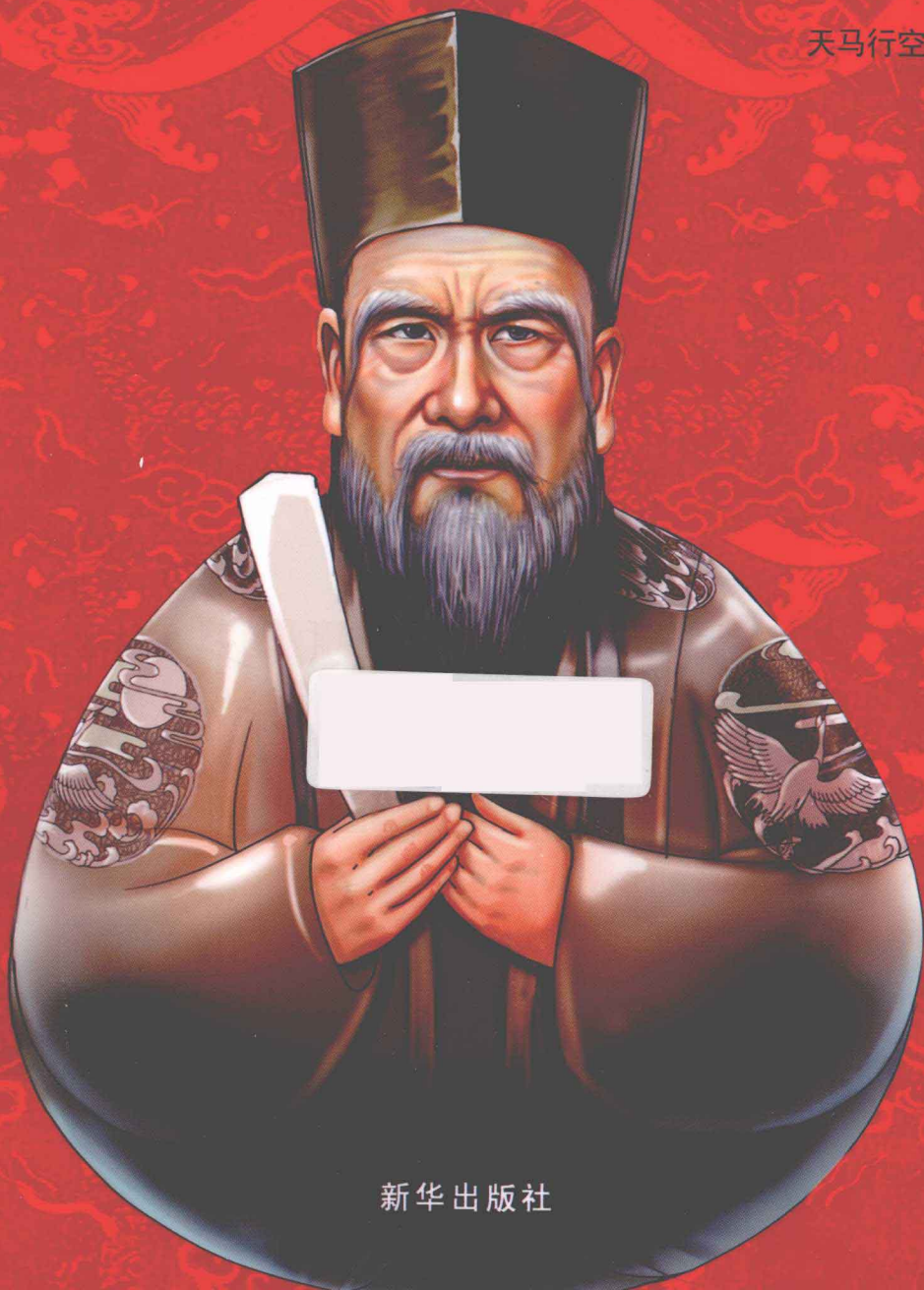


博中阳·长篇历史小说

# 不倒宰相冯道

一朝宰相为权臣，三朝宰相为梟臣，十朝宰相纵观古今唯冯道

天马行空◎著



新华出版社

博中阳·长篇历史小说

# 不倒宰相冯道

一朝宰相为权臣，三朝宰相为梟臣，十朝宰相纵观古今唯冯道

天马行空◎著

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倒宰相冯道 / 天马行空著

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3.10

ISBN 978-7-5166-0692-6

I. ①不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冯道 (882~954) — 传记 IV. ①K827=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49737 号

不倒宰相冯道

作 者：天马行空

出版人：张百新

选题策划：黎 靖 高堰阳

责任编辑：张 谦

装帧设计：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北京顺博制版文化公司

印 刷：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



成品尺寸：170mm×240mm 1/16

印 张：20

字 数：330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12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0692-6

定 价：35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：010-84311778

## 主要人物关系表

**冯道**:本文主人公,历五朝不倒,先后侍八姓十帝,担任宰相、三公等职务三十年之久,终身享受“国家领导人”待遇。

**第一任老板刘守光**:乱世割据一方的军阀,囚父杀兄、残暴不仁,自称皇帝,建立伪燕(不为正史所承认,不在五朝十帝之列)。冯道因反对其穷兵黩武,几乎被他处死。燕灭之后,刘守光被李存勖所杀。

**同事挚友龙敏**:冯道好友兼粉丝,行事方式和冯道相似,跟随冯道一起换老板,先后辅佐四朝八帝。

**同事挚友韩延徽**:冯道好友,为救冯道出使契丹,后在契丹任职。

**亦师亦友孙鹤**:刘守光首席谋士,足智多谋,有正义感,被刘守光残杀,是影响冯道一生的人物。

**同事李小喜**:乱世混混,刘守光的亲信,跟冯道既是同事又是敌人,燕灭后被李存勖所杀,其行事方式对冯道有所影响。

**第二任老板李存勖**:建立后唐,被李嗣源所杀,庙号庄宗。

**同事王缄**:冯道的直接竞争对手,死于乱兵中。

**同事张承业**:宦官,李存勖义兄,为人忠心正直。冯道通过努力,获得他的信任和关照。

**同事郭崇韬**:李存勖最得力干将,信任冯道,为李存勖所杀。

**同事李嗣源**:李存勖义兄,为李存勖屡立奇功,后被李存勖猜忌,得冯道指点得以幸存,后杀李存勖自立。

**第三任老板李嗣源**:庙号唐明宗,对冯道较为信任。

**同事李从珂**:李嗣源义子,曾被包括冯道在内的大臣迫害,后杀李嗣源亲子李从厚自立,为唐末帝。

**同事石敬瑭**:李嗣源女婿,受冯道指点,在后唐立储斗争中得以保全,后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求助,杀李从珂自立。

**同事赵延寿**:李嗣源女婿,后和石敬瑭争当契丹的儿皇帝失败,在辽国(契丹)任职。

**同事安重诲**:李嗣源时期权臣,曾胁迫冯道迫害李从珂,后因飞扬跋扈被杀。

**同事孟汉琼**:李嗣源时期权臣,引诱李嗣源杀害次子李从荣,立三子李从厚,被李从珂所杀。

**第四任老板李从厚**:唐明宗李嗣源三子,被权臣孟汉琼操纵朝政,因削藩失败,被李从珂所杀(不在五代十帝之列)。

**第五任老板李从珂**:唐明宗李嗣源的义子,由于李嗣源之子李从厚削藩而造反,杀李从厚自立,为唐末帝,后被石敬瑭和契丹联兵击败,自杀(不在五代十帝之列)。

**第七任老板石敬瑭**:臭名昭著的儿皇帝,庙号晋高祖,因早年得到冯道的指点受益匪浅,对冯道信任有加。

**同事刘知远**:石敬瑭心腹大将,后驱赶入主中原的辽军,建立后汉。

**同事景延广**:石敬瑭亲信,和冯道同谋,舍弃石敬瑭儿子,改立侄子石重贵,大权在手之后架空冯道。

**同事杜重威**:石敬瑭妹夫,因冯道推荐得以出任要职,和辽国交战兵败后投降辽国,引狼入室,犯下滔天罪行,后汉建立后被杀。

**第八任老板石重贵**:后晋皇帝,石敬瑭养子,对冯道极其不感冒。石重贵是一位能力一般,但很有骨气的皇帝,他敢于同契丹开战,可惜身边却无可用之人。他在位时间只有4年,国破后病死,终年51岁。

**第九任老板耶律德光**:辽国开国皇帝,他是耶律阿保机的次子。二十岁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,助晋高祖石敬瑭建立后晋,两国交恶后灭后晋,俘虏晋出帝石重贵。

**第十任老板刘知远**:即后汉高祖,五代十国时期后汉开国皇帝。驱逐辽兵,建立后汉。

**第十一任老板刘承佑**:后汉的最后一位皇帝,高祖刘知远和李皇后之子。擅杀大臣,逼反大将郭威,导致身死国灭。

**第十二任老板郭威**:建立后周。郭威在五代十国时期,是一个清廉勤政的好皇帝。去世后,因亲生儿子全都被刘承佑杀害,由妻侄柴荣继位。

**第十三任老板柴荣**:五代时期后周皇帝,在位6年。郭威义子,继承郭威帝位。

# 目 录



## 一、“打工时代”的到来 001

五代所有的文臣武将，就像今天绝大多数的打工仔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一个国家的灭亡就像一间公司倒闭，坦然面对，极少伤感，到灭掉自己国家的敌国去，照样是做文臣武将。不就是换一个老板吗，到哪里打工不是打工？所以，即将到来的五代可以称之为“打工年代”。

## 二、从小兵做起 008

孙鹤笑着说：“书生之见，迂腐之谈。你素不习兵，从军多有不便。”冯道当然不敢狂妄地说诸葛亮出山的时候也没有带过兵啊，为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呢？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孙鹤，说：“我现在有家难归，请军师留下我来。”孙鹤想了想，又说：“现在沧州军中缺一个书吏，如果你愿意，就来干吧。”

## 三、忽悠了一官半职 023

田园和军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他想象中可以建立功勋的将士，要不然就像关云长那样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能过五关斩六将，要不然就像诸葛亮一样，神机妙算，鬼神莫测。否则，其他人只能跟在这些风云人物光环的后面，混一口饭吃。他也颇有自知之明，知道除了多识几个字，无论是出谋划策，还是行兵打仗，并不比一般的士兵更出色。没想到，孙鹤这样胡诌几句，竟然骗得朱温放慢了攻城步伐，让沧州守军赢得最宝贵的时间。他因此受到启发，照样画葫芦，结果蒙得几仓粮草，立了大功，被授予参军一职，顺利提干。

## 四、生存之道 032

事后，对自己无意中使出来的方法从这两本书中寻找理论依据，觉得真有些理论可以解释朱温的行为，就信口说：“朱温虽残暴蛮横，然向来标榜孝义，不敢公然做有违孝义之事。龙兄想必读过《庄子》，《养生主》一篇庖丁云：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；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朱温如同一个全牛，但并非无懈可击，孝义就是他的间，只要运动得当，就可以在他那里游刃有余。”

## 五、纵横捭阖 067

冯道听完孙鹤一番话，暗暗感叹孙鹤老谋深算，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就帮助别人解决困难，别人没有困难的时候就制造困难帮助别人。朱温打王镒，本来就是孙鹤拉来的，现在他又来装好人，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。这个孙鹤，可谓机赛陆贾，智胜伯当。就算诸葛亮转世，也不过如此。

## 六、第一次跳槽 088

韩延徽呵呵大笑，说：“老冯你去晋阳，我去契丹，老龙你留在幽州。我们三兄弟各在一方，如果能像管仲和鲍叔牙一样，做到苟富贵，勿相忘，今后不要说李存勖或者耶律阿保机入主中原，就算成功的是刘守光，我们都可以高枕无忧。”冯道、龙敏听到，乐了，说无论富贵不富贵，都会互相提挈，绝对不相忘。

## 七、面试成功的秘籍 095

显然，张承业这里是不收闲人的，只有能替他干活的人才能留下来。如果老老实实地说，自己现在像秦琼卖马，杨志卖刀，已经到了英雄末路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错了，那么估计张承业十有八九不会收他。就算收下他，最多也是做个书吏之类，想当回参军都难。怀才就像怀孕，要时间久才能看出来。可是，别人是没有耐心等你慢慢表现的。因此，面试就像相亲，一个看不顺眼，今后一辈子都可能和你有缘无分。那么，怎样才能闯过这一关？

## 八、竞争上岗 104

事后冯道才知道，王镒这么识趣，是王缄在背后做了工作。晋军经过镇州的时候，王缄去找王镒，说：“晋王亲冒矢石，为你保住了镇州。现在晋王还只是一个节度使，你却当朱温封的劳什子尚书令。我看你大祸临头了。”一番话，吓唬得王镒几乎要大小便失禁，求王缄给他出主意。王缄趁机说：“你只要把尚书令的头衔让给晋王，就可以转祸为福。”结果，王镒把尚书令拱手相送给李存勖，王缄两边讨好。

## 九、做机要秘书的那些事儿 133

当初冯道因为直言贾祸，差点性命不保。现在看到郭崇韬尽管说得不合时宜，却是出自一片苦心，决定拉他一把。他和李存勖虽然接触不是很多，却知道李存勖很容易冲动，说得上中他下怀，就喜形于色，一言不合，就翻脸不认人。这样的性格，说得好听些就是性情中人，说得难听些就是一个二百五。怎样才能不触怒李存勖，又给郭崇韬解围呢？

## 十、播种春天的种子 153

等郭崇韬、郭从谦打发了各路宾客，回来跟冯道说：“老冯，你不想跟我们做笔一本万利的生意？”冯道听得有些没头没脑，随口说：“想是想，可是生意人整天说一本万利，世上哪有一本万利的生意呢？”郭崇韬笑吟吟地说：“老冯现在的脑袋有点疙瘩了，你好好地想一下，世上不但有一本万利的生意，就连利润不可估量的生意都有。”

## 十一、发力连升三级 171

因为端明殿学士是李嗣源原创的，没有品秩，冯道从户部侍郎提拔为端明殿学士，很难说升了几级官。不过，李嗣源说他是宰相之才，未必就是开空头支票。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官要一级一级地升。他只是户部侍郎，只能算是副部级，不适宜马上就做到总理这级别，但是只要皇帝赏识，做到宰相是迟早的事。孙悟空的斗战胜佛也是一个虚衔，说起来还没有齐天大圣好听，级别也未必比齐天大圣高。然而，孙悟空不甘做齐天大圣却乐于做斗战胜佛，就是因为他在西天找到了如来做上线。

## 十二、一边整人一边被人整 183

冯道说了这一番话之后，觉得自己实在是无比齷齪。无论李从珂有什么过错，现在要求处置他，都是落井下石。可是，转而一想，就算自己不出手，李从珂也在劫难逃。自己这次趁火打劫，并不会为李从珂带来额外的灾难，还能给李嗣源解决难言之隐，让安重诲改变对他的看法。抛出李从珂，真的是牺牲他一个，幸福全国人。如果觉得内疚，今后想办法顾全李从珂的子女就是。否则，让别人出手了，李从珂不但白死掉，说不定还会连累家人。想到这里，冯道觉得自己只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不算很卑鄙，李从珂也不算十分吃亏。

## 十三、天作棋盘地作子 201

冯道把礼物送回给石敬瑭后，石敬瑭再也没有拜访冯道。这样的暗喻，不知道石敬瑭是否猜得透。不过冯道只能做到这一步了，绝对不能卷进去。如果这样还点不明石敬瑭，说明这人并非可造之材，就只能任他听天由命、自生自灭了。

## 十四、官场浮沉 217

李从珂进宫，叩见曹太后、王太妃，然后伏在李嗣源的灵柩上痛哭，陈述自己起兵的理由。等他尽孝子之礼后，才和群臣见面。冯道再次提起



群臣拥戴他做皇帝，李从珂有些不耐烦了，一口拒绝，说：“我这次实在是逼不得已起兵，并非奔皇位而来。待安葬先帝完毕，我自回凤翔。诸位想让我做皇帝，实在无聊。”

## 十五、与狼共舞 233

冯道知道众人都对他有意见，说：“辽人狼子野心，真的不好打交道。这些天，大家在漠北都辛苦了。诸位是否知道，我们需要慢吞吞地返回洛阳？”众人不解，问：“我们正是不解，当天从辽国得以脱身，大家都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，马上飞回洛阳，相国却要我们不要快走，不知是何意？”

## 十六、虎狼丛中也立身 267

耶律德光见到冯道，就说：“晋国灭亡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尽责任。”冯道没想到耶律德光劈头就来这么一句，无言以对。石重贵覆国之前，他早就被调离权力中枢了，国家的重大决策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还能尽什么责任呢？耶律德光见到冯道答不上话来，讥笑道：“过去我听说你是贤臣，现在我倒想看看你是个怎样的老头子。”冯道回答：“我是个无才无德又痴又顽的老头子。”

## 十七、稳坐钓鱼台 275

这些总裁看上去很滋润，有谁知道，其实他们只是个花瓶。冯道也如此，他为官数十年，表面风光，内心留下的遗憾却不少，但他两袖清风，言信行直，有口皆碑。他拥有的就是无人能及的资历，无人能及的口碑。这就是一笔别人没法比拟的财富。郭威就看中他这方面的价值，用他去骗刘赞，为自己争取宝贵时间。冯道确实是参与行骗了，但做这事的时候他是被蒙在鼓中的。

## 十八、盖棺未定论 296

一直到今时今日，对冯道的评价还是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认为他好得不能再好的人很多，认为他坏得不能再坏的人也不少，争论还在继续。他的一生，说不清，理还乱，正如他的名字那样：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

附一：冯道文作选录 304

附二：冯道诗作选录 307

附三：四位国学和史学大师对冯道的评论 309

## 一、“打工时代”的到来

大唐末年，国家积弱，社稷动荡，江山摇摇欲坠。当时成功的商人、失败的知识分子黄巢在参加科举考试屡考不中后，在大唐帝国的礼部外墙题了反诗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之后，愤而造反。

黄巢带领兵马和政府军艰苦作战，采取“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逃，逃不了就忽悠”的策略，好几次走到山穷水尽，但又得以起死回生，最后攻入长安。大唐皇帝带着禁军、心腹大臣狼狈逃往西川，黄巢建立大齐国政权，原政府的官员，三品以下的留用，其他一律罢免，腾出空位来酬劳那些跟随他打江山多年的老八营兄弟。

黄巢读书不少，做官的经验却不多。他思维很简单，最难的是打天下，最容易的是坐天下。打下江山还怕没人坐？杀了猪还怕没人吃肉？但是，很快，他就尝到自己拍脑袋决定的苦果了。有一些高层干部，如司马、司徒、司空等，都是虚衔，没人担任也不要紧。但是兵部、吏部、礼部、工部、户部、刑部，个个都是干活的部门，没有人员到位怎么行？兵部倒好说，黄巢带兵打仗多年，可以领导内行。因为谁当什么官都是黄巢说了算，吏部尚书的位置，也算是由他兼了。黄巢很快就发现，因为掌握人事大权，来烧香拜佛的人固然多，来吵吵闹闹的也不少。张三整天说自己行，李四不行；李四又说张三行个屁，还是王五行；这个推荐王二麻子，那个告赵叫驴子，没个宁日。那帮百无一用的读书人早就说要恢复人才选拔机制，为新政府出一分力，可是，现在礼部都没有了，谁来主持科举？没有工部，外面有基建任务谁处理，做出豆腐渣工程谁负责？连年征战，土





地大面积丢荒。本来，早就应该召集流亡百姓，重新耕作这些丢荒土地。可是，没有户部，谁会给自己找这些麻烦？改朝换代之际，大家纷纷浑水摸鱼。不要说那是劳改释放分子，专业的打砸抢人员，就算是黄巢手下的老兄老弟，也想出来大捞一笔，实现发财的愿望。社会的治安，怎一个差字了得？

理论上，黄巢只是罢免了三品以上的官员，基层官员还是继续办公的，可是，群龙无首不行，没有直接负责的上级了，谁还会老老实实地干活？更严重的是，因为乱摊派啊、征收各种杂税啊、办学习班啊这些得罪人很多的工作，基本都是基层官员做的。因此这些人捞的好处虽然不是特别多，民愤却是最大。现在是革命时期，不革他们的命革谁的命。所以，大家趁机痛打落水狗，看到这帮人见一个杀一个。

黄巢看出苗头不对，着手准备恢复政府的正常运转。在确定各部负责人的时候，黄巢却遇到了难题。黄巢本人已经够忙，不可能兼任礼部、户部等部的负责人，而且他只会打仗，如果要他去负责教育、基建，那简直是要了他的命。他们手下的虾兵蟹将，就更加不用说了。

干部队伍建设不容易啊！黄巢一边感叹，一边发文：所有被罢免的前政府官员，无论犯下贪污受贿罪也好，犯下挪用公款罪也好，犯下投机倒把罪也好，一律既往不咎，官复原职。

消息传出去，并不见有几个前政府的官员回来备案。面对高官厚禄，旧唐官员虽然心动，但是也明白，黄巢这家伙，不可能是赢家。被赶出长安的旧势力，虽然已经受损，但并没有伤到元气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原唐政府的高干，个个都是官场老油条，饱读书诗，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经验教训。痞子打架才是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起兵造反，向来都是枪打出头鸟。历朝历代，率先造反的哪个会有好下场啊？陈胜、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，后来出尽风头的是项羽、刘邦；张角、张宝、张梁敲响了东汉的丧钟，可是三国演义刚开始，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；瓦岗寨上的翟让、李密当初多威风，可是笑到最后的却是李渊、李世民父子……这就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”。

原来，黄巢老八营的兄弟以为自己要做公务员了，对长安老百姓都很好，还把从别处抢来的财物发给大家。现在黄巢发布文件重新起用已经被罢免的前政府职员，他的老部下一看，辛辛苦苦打下江山，到坐江山的时候，却分不到一杯羹。自己杀猪，别人吃肉，还傻乐什么。现在人财两空，连忙想办法堤内损失堤外补，赶紧把散发出去的财物再弄回来。于是，连日出动，在长

安大肆抢劫。

黄巢连忙召集老部下，进行“整风运动”，提倡“精神文明建设”。这样整治半点效果都没有，大家都骂骂咧咧，说黄巢这家伙真不够地道。那些看了公告，宁愿在家里吃老本，也不肯回来上班的前政府官员看到这个局面暗叫侥幸。如果自己复职，怎么能镇得住骁兵悍将，幸亏没有趟这趟浑水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

黄巢心中自知不对劲，连忙发布命令，措辞十分严厉：所有前政府职员，一律前往报到复职。谁敢违抗此令，则杀无赦，斩立决。这显然是一招昏招，逼人出来做官，证明黄巢已经差不多走到山穷水尽了。众多窝藏在长安的前官员看到这个命令，赶紧找个更隐蔽的地方躲起来了。

黄巢知道别人根本就不想跟他合作，心中大怒，下令捉拿逃匿官员，三品或以上的，全部砍头。三品以下的，一律勒令复职。结果，黄巢刚举起屠刀，一天内，“华轩绣毂皆销散，甲第朱门无一半”、“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”。什么四大巨头、六大世家，都吓得屁滚尿流。

众多基层官员听说勒令复职，大叫稀罕。过去只听说过勒令离职，没想到现在却有个勒令复职，真的是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不过被别人逼着去做的绝对不是好事，就算被逼着做官也如此。公仆们个个愁眉苦脸，被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

黄巢在长安的几个月中，溃退到西川的大唐帝国招兵买马，积极寻找外援，很快就养成气候，重新杀回长安。黄巢已经完全失去群众基础，经过一番激战之后，无奈退出长安。

黄巢的噩梦开始了，这不但是源于军事的失败，更源于思想的混乱。众多将领在长安花花世界住过，升官发财的梦做过，不但没有成功，人心也散了，再也没法收拾起来。大多数将领在打仗之余争权夺利，钩心斗角，少数将领见跟着这个家伙没前途，就不想跟黄巢混了。

最先跳槽的将领叫朱温，此人早在黄巢曹州造反时期就跟随黄巢，是黄巢老八营的兄弟之一。朱温不但资格老，而且军功卓著，长期在黄巢集团担任重要职务，叛逃前是东南面行营先锋使。朱温投奔到政府军，也立即受到重用，大唐皇帝亲自给他改名为朱全忠，希望他从此忠于皇帝，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把三个忠于牢记心中。虽都说“大丈夫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”，但是在残唐，改名或者连姓带名一起改却蔚然成风，经常是投靠一个新老板就改一个名字来表忠心。反正找工作的时候也不需要履历表中写上那一串曾用名、别名，改改名字就可以把自己的历史问题撇清，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大家都乐而为



之。至于是否这样做就不像大丈夫了，暂时不考虑。古人这样做简单了，但是给他们做档案，写传记的人就麻烦了。一会儿这个名字，一会儿那个名字，不知道用哪个好。为了简单起见，我在随后的文字里还是用原名称呼“朱温”，而不是朱全忠，对其他人也照此例。

朱温的叛变，以及他在敌对阵营受到重用，对黄巢的打击不言而喻。随后，黄巢手下的重要将领，接二连三向大唐投降。虽然后来他一度攻下蔡州，招降了蔡州节度使秦宗权，但大家都知道，这只是回光返照。他攻陷蔡州之后，攻陈州不遂。重要将领带着兵马，纷纷投奔政府军。

黄巢带着大军东奔西窜，兵马越打越少，心情越来越差，脾气也越来越暴戾。由于连年战乱，天灾人祸，造成百姓饥荒，军粮筹集异常困难。黄巢派军士上街抓到行人就捆绑回来，一刀剁了，磨成肉酱，拿来充饥，吃剩的就晒干做干粮带在身边。

黄巢倒施逆行，加速了他的溃败。他被各路政府军追着打，逃到泰山狼虎谷，在那里被人杀掉。他死于何人之手，到现在还有争论。

至此，一代枭雄黄巢就这样结束了他大喜大悲的一生。他的帝皇大业功败垂成。黄巢和明朝的李自成，都一度占据京城，前者赶跑皇帝，后者逼死皇帝，是历史上两个非常逼近成功的造反者。

黄巢被杀后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造反大军还在活动。从唐军投降过来的前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接了黄巢的衣钵，成为反政府集团总头目。秦宗权比黄巢更不成气候，但是暴戾比起黄巢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带领部队，不像黄巢一样没饭吃才不得已吃人肉，而是从来不带粮草，没饭吃就宰人，把人唤做“两脚羊”<sup>①</sup>，杀了之后用车子载着盐和人的尸体，饿了就割肉烹食。秦宗权折腾了几年，也被剿灭了。

造反大军从中原杀到南方，又从南方杀回中原，在神州大地上兜了几个来回。各地的官民或想自保，或想浑水摸鱼，组织了无数官兵、民兵，或者攻城略地，或者据险而守，或者四处流窜。这些地方军，基本上都是自己招兵，自筹粮饷，最后成为地方割据势力，拥兵自重，再也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。

因此，大浪淘沙，经过几轮冲刷之后，黄巢等出头鸟被别人打下来，造反派的第二代领导人秦宗权也被淘汰出局了，天下大乱并没有因此平息。新一轮的大乱正在酝酿中，现在还不知道谁会得到天下，但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，无论

<sup>①</sup>关于“两脚羊”，《旧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都有记述，可参看《旧唐书列传》第一百五十回。

鹿死谁手，大唐帝国这个鹿已经是死定了的了。即将到来的朝代，再也不称作唐朝，而是不能名状的“五代”。

在这些年的大乱中，群雄逐鹿中原，涌现出大量乱世英雄，著名的有朱温、李克用、王建、杨行密、李茂贞、王审知、钱璆、马殷等，此外还有其他不知名的草头王不计其数。对中央政府来说，这些乱世英雄都已经割据一方，尾大不掉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黄巢造反之前，几乎所有这些风流人物都曾是严打对象。

朱温的事迹就不要说了，原来是正儿八经的反革命，自从他投奔过来开始，日益位高权重，剿灭秦宗权之后，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把持大唐帝国，成为说一不二的人物，就算大唐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，生怕惹他不高兴。他势力最大，拥有中原半边天，以洛阳为老巢。

李克用本来是沙陀族首领，祖上多年前就替大唐帝国守土拓边，因为不服从调度，结果和政府翻了脸，一度被政府通缉。后来黄巢攻陷长安，政府见到各方势力拥兵自重，没法指挥，就取消了对李克用的通缉令，并请他来当外援。击败黄巢之战，李克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黄巢逃窜过程中，他和朱温一起追击，晚上饭局的时候对朱温说了些不太友好的话，险被朱温暗杀，侥幸逃出一命后和朱温结下了死仇。他的气势一度盖过朱温，但不能审时度势，相时而动，在和朱温的争斗中落了下风，后以晋阳为老巢。

李茂贞也是在镇压黄巢暴动中崛起的，他从小兵做到一路诸侯，为了跟朱温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格，曾经大打出手，结果兵败之后一蹶不振。在北方的群雄中，他的实力在朱温、李克用之后，位居第三，盘踞凤翔，割据陇右。他跟朱温曾经大打出手，跟李克用也有过节。

杨行密，庐州合肥人。此人曾经是汪洋大盗，在“严打”中被捕获后参加政府军。杨行密在和秦宗权的作战中逐步壮大，牢牢控制扬州，并以平叛的名义打击附近不听从他命令的势力，成为淮南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在争权夺利过程中，因为收容反朱温分子，和朱温结了不少怨，甚至一度兵戎相见。

占据西蜀的王建和杨行密一样，年轻时候也是个不良少年，以屠牛、盗驴、贩私盐为生，后来参军，混得风生水起。黄巢占领长安，皇帝逃到成都期间，王建趁机做大。

王审知占据福建，马殷占据湖南，钱璆占据浙江，刘岩占据广东。这些割据一方的势力都是在黄巢造反初期拉起兵马，浑水摸鱼趁机壮大起来的。不过因为和中原路途遥远，他们只能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没法到中原来展示风采。



这几个英雄，表面上还说都是在大唐帝国下干活，实际上不但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大分裂已经形成，并且已经在局部大打出手。天下已乱，新一轮的拳王争霸赛即将开始。这场比赛，绝对不是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，而是成功了就吃香喝辣，失败了就性命难保，被人挫骨扬灰。若想中途弃权，那也是死路一条。

中国历史上有多次长期的分裂，每次分裂，既相同又不同。如果把历史看做一出大戏，参加的演员可以分为三类：主角、配角、跑龙套演员。最出风头的就是主角，从战国七国君主，三国时曹操、孙权、刘备，南北朝各个皇帝，到现在朱温、李克用等各路英雄，表现都是一样的：一面承担高风险，一面享受高回报。最惨的是跑龙套的演员，就是底层民众。一面被兵抢被贼抢，一面被兵杀被贼杀，还被逼去当兵做贼。在感叹“宁做太平犬，莫为乱世人”的同时，努力使自己能活下去，别无他求。

在各个乱世中，表现大相径庭的是历史大戏中的配角：各个君王手下的文臣武将。

春秋战国是文臣武将的春天。那时候的武将都很自由，想给这个君王干就给这个君王干，不想跟他干就拉倒。像著名的将领廉颇、吴起、乐毅等，都到不同国家做过将军，没人说他们是卖国贼。

谋士就更不要说了，那时候虽然已经人心不古，但是咨询业刚刚兴起，就像互联网刚刚兴起一样，随便折腾一下都可以赚钱。

如东周西周交恶，西周在东周的上游，东周百姓要种水稻，西周不放水，东周王很是发愁。苏秦<sup>①</sup>当时已经名满天下，还想赚这一点咨询费，就去对东周王说，我去让西周放水怎么样。东周王说，你若能让西周放水，我重重有赏。苏秦拿了东周的钱，到了西周，对西周王说，啊呀，大王真是打错算盘了，你不放水给东周，不仅饿不死东周百姓，反而指给他们一条致富之路。现在东周百姓都不种水稻，改种麦子，您若真想坑害他们，不如突然放水下去，淹死他们的麦子，等东周百姓改种水稻了，你再给他们停水。这样，东周百姓不听命于大王都不行。西周王一听，这主意妙啊，重重地奖赏苏秦。而事实上呢？东周根本没有种麦子，但苏秦到西周前就安排好了东周种麦子的谣言。西周密探把情报上报给国君，国君一听，大喜，连忙让放水。等西周国君知道真相后，东周的水稻已经长好了，而苏秦也走远了。这家伙出了这么损的主意，拿到两边的咨询费后，代代平

<sup>①</sup>苏秦游说故事，参看《战国策·东周策》中的“东周欲为稻”。

安,根本上不用考虑什么职业道德,或者这样做是否会把自已的招牌弄砸。<sup>①</sup>

其他一般的谋士就更不用说了,基本上都是到各国到处逛,首先拍脑袋决策,再拍胸脯保证,拿到钱后,就拍屁股走人。

三国并立,是继战国以来第二次长时间、大范围的动荡。这一次,谋士武将还是出尽风头,但是和战国不同,武将谋士这些配角和哪些主角搭配变得相对稳定多了。关羽、张飞、周瑜、许褚……谁属于曹操阵营的,谁属于孙权阵营的,谁属于刘备阵营的,分得一清二楚。这时候已经需要讲职业道德,配角如果在不同的主角间客串,不但被人看不起,甚至会失性命。因此,三国之间人才流动极少。像苏秦、张仪这样在不同国家之间长袖善舞、左右逢源的人物,已经成为千古绝唱。

三国之后,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,又迎来了南北对垒。这次,配角的春天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北方来的蛮族仗着自己一身力气,作战全然不讲究套路,乱拳打死老师傅,根本不将作为手下败将的汉人看在眼里。众多谋士武将第一次感觉到无用武之地。因为很难跟蛮族混,大家纷纷南逃,引发所谓的“衣冠南渡”。

显而易见,战国以降,到三国、到南北朝,这些历史舞台中的配角基本上一蟹不如一蟹。战国时的配角以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,独占风骚。三国时的配角虽然有职业规范约束,还是出了不少风头。南北朝时的配角已经变得无足轻重,但至少还会择木而栖,择主而事。

到了残唐五代,众多配角跟着主角只能是听天由命、顺其自然了,干得下去就干,干不下去就走。陈寿写三国志,分为《魏书》、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,各国的文臣武将,传记就放在各国的书中。传至五代,这一招完全行不通了。像朱温手下的得力干将,都是从黄巢的造反大军来的。他们现在虽然暂时跟朱温,看朱温不行就走,从来没人认为自己生是朱温的人,死是朱温的鬼。李克用、杨行密、王建等人的手下也莫不如此。欧阳修作《新五代史》,分了《梁臣传》、《唐臣传》、《晋臣传》、《汉臣传》、《周臣传》等几部分,还有大部分人物没法分类,只能来一个《杂传》。

五代所有的文臣武将,就像今天绝大多数的打工仔。对于他们来说,一个国家的灭亡就像一间公司倒闭,坦然面对,极少伤感,到灭掉自己国家的敌国去,照样是做文臣武将。不就是换一个老板吗,到哪里打工不是打工?所以,即将到来的五代可以称之为“打工年代”。





## 二、从小兵做起

自黄巢之乱以来，大唐帝国境内狼烟四起，烽火连天。即使极北之地幽州，也概莫能免。幽州，接近蛮夷之地，作为中华的边缘，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自安史之乱以来，在这里设置了卢龙军，派重兵把守。幽州向北，居住的就非我族类，乃蛮人契丹部落。几乎每年契丹人都会骑马南下幽州烧杀掳掠，来去如风，极难抵挡。

中原战乱不休，幽州也屡易其主。公元894年，原卢龙节度使被李克用驱逐出境，幽燕大地迎来了新主人刘仁恭。刘仁恭一到每年秋天，趁天干物燥，见到草地就烧。他不但在幽州境内放火，还屡屡跑去契丹境内纵火。契丹人饥马乏，各种野蛮攻击大为收敛。

遏止了敌国外患之后，刘仁恭以幽州作为根据地，打起了附近各镇的主意。沧州离幽州最近，驻守沧州的义昌军节度使是个很不中用的东西，刘仁恭的儿子刘守文率领大军偷袭沧州，轻易得手。

草头将军刘仁恭拥有两个军镇之后，就加收赋税，搜刮民财。他推出两项前人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“新政”。第一项是茶叶专卖。幽州不产茶叶，因此民间所需的茶叶都是从南方运来的。刘仁恭对外来茶叶禁运，然后派人到山上摘一些树叶回来充当茶叶，卖给老百姓。第二项新政更是匪夷所思：他用黏土烧制了一批泥钱，然后声称要铸造新钱，把治下幽、沧两州的铜钱全部收集起来。其间流通需要钱，就用他那些泥钱代替。

推行这两项“新政”的难度可想而知。“茶叶”专卖还好说，刘仁恭仗着手下